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九季

在人海里相遇的人

刘云燕

认识熊先生是在一个户外群里，人们将他的经历传得神乎其神。他曾经徒步安那普娜大环线，攀登白马雪山，徒步梅里雨崩，骑行滇藏线，而且拍得一手好相片。未曾谋面，这个人已经在我的脑海里有了无数闪亮的标签。

刚认识他时，我们常一起徒步，枯燥的旅行中，常常会提及他欣赏的女性是什么样子。他嘻嘻哈哈地说：“有三个条件，一要漂亮，二要外向，三要善饮。”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。我坐在远处，也暗自想，这三条，我居然一条也不符合。我也喜欢拍照，却不得门路，向熊先生请教。我问他：“什么镜头才能拍出特别漂亮的图片？”他笑答：“镜头不厉害，厉害的是相机背后的脑袋。”

也许是孤陋寡闻，生活的圈子很小，他似乎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而无比精彩的世界。他给我讲他徒步雪山大环线的故事，讲骑行滇藏线的经历，每一个都那么打动我。我突然觉得，那才是我喜欢的生命，鲜活，热情，无所畏惧，充满了生命的张力。他讲到徒步雪山时，在旅程中遇见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一个人，从遥远的西方来，她走得很慢，却气定神闲。她说，别人走得快，她就慢慢走，享受生命从来不会被年龄所困。要知道，在雪山上徒步是多么需要体力、耐力，可是老人却走得坚定、执着。

慢慢地，我们成了朋友。这家伙有点霸气，偶尔又会很细心，很热情。他说很欣赏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有那么多的兴趣爱好。他像个大哥哥般指导着我的工作。那时候，我刚刚跳



岁月的包浆

章铜胜

经历岁月摩挲的物件，会有一层润泽光亮的包浆，摸在手里，沁凉，温润，如我家的一张竹制凉床，一家人用了几十年，是被父母当作“传家宝”的。父母常对我说，这张凉床比我的年纪还要大许多，等我成家后，就把它传给我。我成家后搬进了城里，父母的老房子也拆了，这凉床就没有地方放了。父母舍不得扔掉，想送人也送不出去，谁会要一张这样旧的凉床呢。还是不得不淘汰掉，那样的老朽，坐上去会吱呀作响，不淘汰又能怎样呢？凉床的床面磨得光滑如玉，颜色赭红。酷暑天，手摸上去，仍会感觉到阵阵凉意渗入肌肤。现在，每到炎热的夏天，我还是会想起那张凉床，睡在上面，那样的沁凉熨帖。

人老了，脾气小了，便“湿润”如有包浆。小时候，看爷爷每天都是笑呵呵的，好像没有烦恼。彼时，年过花甲的爷爷，每天仍要到田地里干农活，生活的担子也不算轻，可他依然笑得开心爽朗。遇到左邻右舍会笑着打招呼，遇到来村里的货郎、外乡人，也是一张笑脸相迎，看到调皮的孩子还是会眯着一双笑眼。我想爷爷在地里干活的时候，满是皱纹的脸上也是漾满笑意的吧。爷爷的笑是浸透生活艰辛的快乐，是苦尽甘来的甜蜜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。

爷爷歇息的时候，坐在门前的槐树下，捧一壶茶，有时也会有很简单的点心，这样他就很快乐。我常出神地看着爷爷，想看出藏在爷爷脸上的秘密。爷爷黑红的脸上有汗珠的光泽，花白疏落的须发，也是有光泽



糟到另外一家公司，职位也有了提升，心里多少有点“翘尾巴”，熊先生就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初到一个单位，一定要低调，少说多看。”也许是谨记着他的教诲，我避免了很多纷争。

他时常表情冷峻，惜字如金。我喜欢信马由缰地写东西，文字很随意。每当我写完就秀在微信里时，往往会迎来喝彩一片，让我飘飘然地如在云端。只有熊先生严厉地对我说：“不够精致，有错别字。”一句话将我从云端狠狠地坠到地面上。细看起来，果然文字中有很多错别字，不禁汗颜。

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告诉我很多人生的道理：做人，淡淡的就好。时常保持一种超然脱俗的心境，“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漫随天上云卷云舒”。让心灵远离纷杂的世界，去体味花香，聆听鸟鸣，感受自然万物的乐趣，过一种淡然而快乐的生活。

在一次我即将手术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：“无论经历怎样的苦难，都要有一颗坚强的心。”我感动得流泪，内心温暖如春。每每我在工作上取得一丁点的成绩时，他又会极夸张地在微信里说：“太好了！”而当我收到稿费单，向他炫耀的时候，他都会笑眯眯地说：“坚持梦想，一定最棒。”

我想，也许我能拥有这样一位大哥，是一生一世的事儿。可是，生命从来不需要一个隆重的告别。随着他调到外地工作，我们就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我时常想，在无数个平淡的日子里，他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我呢。直到有一天，看到木心先生的一句话：“在人海里相遇的人，终究要还给人海。”果然，我把他还给了人海……

的。轻轻的浅笑藏在深深的皱纹里，也蕴藏着爷爷岁月深处的沉思，坦然而安宁。在我的记忆里闪着岁月永恒的光芒，如阳光温暖，如月色清凉。

文字，是有包浆的。年轻的时候，写不出温润细腻、老成持重的文字。年老了，也不会再写那些锋芒毕露、激情四射的东西，好像和自己的年龄不搭调。

精于文字的人，其笔下的文字如玉，圆润晶莹，有岁月的包浆。读汪曾祺后期写的散文和小说，文字已经平淡到了极致，每一句话都寻常到不能再寻常了，看不出有什么惊人的东西和意思在里面。这些极平淡、极寻常的话放在一起，读着读着，就活了，就有了不寻常的趣味和意思在里面，让你惊叹，文字原来可以有这样大的魔力。读汪曾祺的《葡萄月令》时，真的就看见那些可爱的葡萄，它们在抽须、长叶、喝水、开花、结果，感觉自己也成了葡萄园里一株生长着的葡萄，那是一幅葡萄图画，也是一幅人生的画卷。

董桥把旧时的月色糅进了文字里，糅成了一弯纸月亮，挂在你仰望的夜的窗口，挂在岁月的高处，引你夜夜思念，时时向往。古旧的书店，古早的物件，烫金字的英文初版书，漫漶得泛黄的插图，还有一两位可以畅谈的相知老友，真的就可以模糊时光，在岁月的通道中穿梭往返了。

岁月的包浆是人生温情的风景，如老物件、如故人、也如那些可爱的文字，一路旖旎，一路蔓延，陪你思想，陪你在生命中绽放。

低调之美

王永清

《菜根谭》有句名言：“地低成海，人低成王。”由此可知，“低”既是成功之要诀，又是处世之良方，它演绎出深厚的境界与修养。

低调的人，如梅花，暗香浮动；如兰花，清幽出尘；如菊花，有淡然的君子之风。竹外桃花三两枝，低调的人虽寥寥，却构成了世界生动的风景，让人赏心悦目。

低调的人，逆境时能忍耐，顺境时知收敛，才高而不自诩，位高而不自傲。宽以待人，藏愚守拙，也就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，远离了是非漩涡。

先贤有言：“方为一事，即欲人知，浅之尤者。”越是经历了风雨的人，越懂得低调；越是不谙世事的人，越张牙舞爪。一个人炫耀什么，说明他内心缺少什么。一个人越在意的地方，恰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。夸耀掩饰的，皆因底气不足，怕被别人小看了去，给自己出了丑。

陈丹青在一次演讲中说：“国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，害羞得要命。明明弄了四五十年这个专业，他拼命躲，不讲。但我们这边不是。”他感叹当下国内很多搞艺术的人，喜欢自我显摆：“我发现真有人会说……我是艺术家，我是雕刻家，我是诗人，我是作曲家……我听了，好害臊。”

适当放低自己，少些自满，多几分低调，这不仅是一种清静内敛的处事风格，也是一门做人的艺术。老子讲：“自见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”矜持内敛，谦和有礼，淡泊从容，自然活得平心静气，安稳又踏实。

内心越深邃丰盈，表面越淡然安宁，内心越肤浅匮乏，表面越浮躁不安。低调者无需吹嘘，并不是没有吹嘘的资本，而是有了这个资本，却更懂得拥有一颗平常的心。有内涵、有修养、有自信的人，从不在乎自己低一点而被人瞧不起。

著名学者季羨林，当有人给他各种桂冠之时，他却感到诚惶诚恐，浑身不自在。他说，去掉了“辉煌光环”，就“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，泡沫洗掉了，露出真面目，皆大欢喜”。这是一种参透人生的清醒。阅尽沧桑的悟见，更有包容与豁达的成熟。

低调，不是退缩，不是无作为，而是一种去留无意的胸襟，一种宠辱不惊的豁达。总而言之，低调是一种淳朴之美，含蓄之美，大雅之美。